

燕在閣知新錄

燕在閣知新錄卷十七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荆南熊開楚蔚菴

荊州徐 閻磐石

白下周 儀確齋

岑川程 蓮賓華 叅校

有脚之城

李賢曰敵之所以輕侮我者惟恃弓馬木能拒馬不能
避箭牌能避箭不能拒馬惟有戰車能避箭又能拒馬
此漢時衛青武剛車之類兵法謂是車有巾有蓋爲先

驅焉而戰車又勝於武剛車以有火鎗得取勝之道也
此前代所未嘗有也近來不能取勝此乃用之不得其
法耳用火鎗者須要遮避其身以壯其膽然後發而皆
中若畏其箭手足失措雖卽發鎗不暇取中車之四圍
箱板內藏其人少留銃眼上開小牕長一丈一尺高六
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眼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
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四面共長一十
六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
草輜重以此禦敵使其馬不能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
近前火炮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還避我勢自張我威益

振可以橫行無礙不但固吾圉也

運無足之城策不飼之馬

成化間余公子俊爲總督尙書言邊務曰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成周之世如臨衝之伐崇墉檀車之走匈奴偏廂車之平突厥亦皆效其遺意未嘗不成功也臣今奉命以來熟知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爲宜臣等議得爲車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十人駕拽行則繼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車空闊之處以鹿車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

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齎別處伏兵亦以鹿角柞如車營自衛以俟若使賊勢合衆對壘彼用弓矢一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隨處起其伏兵或首遏其驕橫或尾擊其情歸前項軍營取便策應運無足之城策不餉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乃其圖本其一下兵車營圖周圍用車五百輛每輛轅長一丈二尺拽車者每輛十人鹿角柞五百則肩柞者每副一人俱步軍共用五千五百人之上車外濠闊深各一丈營內可容馬隊官軍一萬五千人之上禦賊萬餘其二擡兵車營圖周圍外層

用兵車五百輛搜車者每輛十人裏層用鹿角柞五百副肩柞者每副一人俱步軍營內可容馬隊并官軍一萬五千之上可禦賊千餘人其三下椿繩營圖周圍用椿繩五十副每副椿十二根繩十條長五尺闊一丈椿繩外濠深闊各一丈營內可容馬隊官軍二千之上可禦賊二三百餘其四擡椿繩營圖周圍椿繩五十副每副椿十二根繩十條長五丈闊一丈步軍一十二人持之共用六百人內可容馬隊官軍二三千之上可禦賊二三百餘凡器械神鎗以竹爲翎神砲以木爲尖以鐵爲鏃俱可致三四百步每步隊十人駕拽戰車一輛輛

用繩二條圓牌旗一砲四車箱內安其三虎尾上安其一火桶二各藏火箭十枝砲上用狼頭送子馬子圓石子并一窠蜂鐵彈碎石子包定火藥每馬隊則圓牌五神鎗五砲二鹿角柞連繩鐵鉞及鏹各二斧及剪錐各一其鑼鍋皮酒脫火鎌火藥與步隊同此中原之長技也

論兵

春秋時用兵皆有節制後世惟諸葛孔明與李靖爲知兵孔明死司馬觀其行營軍壘不覺歎服而李靖以正出奇最爲得法制之意不務僥倖于萬一也如韓信軍修武高祖卽於臥內奪之印易置諸將信尙未知之此

則無節制者也周官之法坐作進退莫不有節果能信賞罰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戒浸漁而又使士卒畏將勝畏敵愛將勝愛身則一可以當百行師何患不勝哉

出奇制勝

曹瑋知鎮戎軍出戰小捷虜兵引去瑋乃驅所掠牛羊緩驅殊失部伍虜伺瑋兵無部伍遽還襲之瑋緩行得地利處卽止知虜將近使人諭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疲且休憩士馬虜方苦疲欣然良久瑋又使人諭之歇定可馳矣于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捷棄牛羊而還謂諸將曰吾知虜疲故爲貪利以誘之比

其復來幾行百里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
小憩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敗之

盪陣

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盪陣宋書顏師伯傳單騎出盪孔
覲傳每戰以刀楯直盪其銳卒謂之跳盪別帥謂之盪
主陳書高祖紀盪主戴晃徐宣等後周書侯莫陳崇傳
王勇傳有直盪都督楊紹傳有直盪別將晉書載紀隴
上健兒歌曰丈八蛇矛左右盪十盪十決無當前唐書
百官志矢石未交陷堅突衆敵因而敗者曰跳盪盪舟
蓋兼此義

伏兵

左傳隱公九年北戎侵鄭鄭伯患之曰彼徒我車懼其
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
爲三覆_{伏兵也}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
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
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
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孔穎達曰前謂
第一伏逆其前也中謂第二伏擊其中也後謂祝聃與
後伏逐其後也衷戎師謂戎師在三伏之中棠謂用兵
埋伏已見於此

楊么之舟

紹興五年岳飛破楊太

么一名

於洞庭太負固不服浮舟

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橦竿官舟迎之輒碎飛
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
下擇水淺處遣人挑之賊來則草木壅塞車輪不得行
賊奔港中又爲筏所拒太計窮赴水死丘濬曰舟之大
者非風不行而行風必以帆帆之製非翦葉與竹筏則
布爲之以火箭射之無不焚者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楊
么之舟以輪激水雖無風亦可行巧思者師其意可也

日知錄曰海道出師古人蓋屢行之矣吳徐承率舟師自海入齊此蘇州下海至山東之路越王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此浙東下海至淮上之路漢武帝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擊朝鮮魏明帝遣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討公孫淵秦苻堅遣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右逕襲和龍唐太宗伐高麗命張亮率舟師自東萊渡海趨平壤薛萬徹率甲士三萬自東萊渡海入鴨綠水此山東下海至遼東之路漢武帝遣中大夫嚴助發會稽兵浮海救東甌橫海將軍韓說自句章浮海擊東越此浙江下海至福建之路

劉裕遣孫處沈田子自海道襲番禺此京口下海至廣東之路隋伐陳吳州刺史蕭瑛遣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吳此又淮北下海而至蘇州也公孫度越海攻東萊諸縣侯希逸自平盧浮海據青州此又遼東下海而至山東也宋李寶自江陰率舟師敗金兵于膠西之石曰島此又江南下海而至山東也

師或興尸凶

用兵之道貴有專任易師之辭曰師貞丈人吉程頤曰丈人者尊嚴之稱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六三師或興尸凶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程

曰與尸衆主也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棠按趙盾爲將而令出趙穿若木又爲將而令出先穀焉往而不敗後世復用太監監軍是以萬不能取勝昔唐九節度之師不用統帥雖李郭善用兵猶不免于敗況其他乎此皆與尸肉之驗也

建置團營

于忠肅公建置團營疏曰議得各營官軍已選十萬分作五營團操以備出戰每二萬人爲一營每隊五十名一人管隊每二隊又立官一員每千人把總一員每五千人立把總都指揮一員其管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員

各量其才器高下而用之使之互相統屬兵將相識如遇下教場操練之時臣等出其不意量調一隊或三五隊點視但喚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軍士前來內喚出軍士一二人或三五人令管隊把總官識認是何姓名衛所却將軍人懸帶牌面上原開姓名衛所年貌查對若有不同就將管隊等官量責仍比較弓箭等項武藝精熟者量爲獎勵生疎者一體懲治使管軍者知軍士之強弱爲兵者知將帥之號令體統相維彼此相識不致臨期錯亂難于調遣前項團操軍士十萬合則爲一營分則爲五營萬一賊寇侵犯止調該

管頭目則士卒自隨平日相處既久同輩之人易于期會管事之人易以使令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比之平日混同操練不辯強弱不知號令逐漸湊合者不同庶幾可以取勝又賊之所恃者弓馬衝突而已賊知我軍火器一發之後未免再裝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便馳突前來今若與之對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圍持滿以待賊若來緊堅陣不動先以弓弩對峙神銃未發先以火藥爆竹詐之賊必謂我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火炮火銃飛鎗火箭弓矢齊發若勢衝動又以大將軍擊之待賊勢動分調精銳馬軍用長鎗

大刀勅弓射砍步軍用團牌腰刀一齊衝入或刺射人馬或砍其馬足臣等以身率先衝冒矢石獎勵士卒俾無退縮退縮者卽以軍法治之此則臣等愚見操軍出戰之勢如此團營之外另選次第精壯以備緩急調用以助團營軍威每日除演習武藝外仍令馬步官軍務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營走陣以爲戰鬪之勢使之耳目慣熟步驟輕捷能知進退坐作之法免致臨敵畏怯失措至于固守之法則今日士卒頗多京城堅固又有戰車鹿角器具賊縱勢衆可以固守無虞但用兵之法不測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貴在臨期應變難以一定而

求況賊之去來如飄風驟雨應敵之際非勇無以挫其鋒非智無以破其敵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功也

辨旌旗

曲禮前有水則載

音戴

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

屬

前有

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鄭玄曰載謂舉于旌首以懲衆也禮君行師從前驅舉此則士衆知所有所舉各以其類象孔穎達曰王行宜警備善惡必先知之又軍陳卒伍行則銜枚無喧若有非常不能傳道且人衆難以周徧故舉類視之左傳所謂前茅慮無是也青旌謂畫爲青雀于旌上舉示之

軍士望見則知值水也鳶鳴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前有塵埃則畫鷁于旌首而戴之不言旗從可知也鴈行列與軍騎相似故前有車騎則畫鴻于旌首而戴之虎威猛兵衆之象若前有兵衆則舉虎皮于竿首擊獸猛而能擊謂虎狼之屬貔貅是獸亦有威猛若前有猛獸則舉貔貅皆欲衆見以爲防也棠攷宋曹翰遣五駿騎爲斥候授以五色旗人各執一前有林木則舉青旗煙火則舉赤旗賊寇則舉白旗陂澤則舉黑旗丘陵則舉黃旗立名不同而意則一也曲禮又言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玄以四

獸爲軍隊招搖星在北斗杓端急堅也繕讀曰勅又畫招搖星于旌旗上以堅勅軍中之威怒也孔穎達曰此明軍行象天而作陳法也朱雀等四方宿名招搖北斗第七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軍行法之象天之怒也棠攷周禮中軍建太白旗以卽戎今世中軍必建七星旗亦本此意四宿則隨四方之色獨標北斗于中軍皆是奉天行令之意

五兵

周禮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吳澂曰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五盾干櫓之屬周禮戈

二刃柄長六尺六寸受如杖無刃長一丈二尺戟三刃
長一丈六尺曾遠也曾矛句兵也長二丈夷傷也夷矛
與曾矛相類長二丈四尺上銳而旁有句鄭玄曰戈今
之句子戟也古之兵器無過三其身又桃人爲劍臘廣
二寸有半賈公彥曰臘謂兩面各有刃也吳澂又謂上
之五兵乃車戰之五兵而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
弓矢月令季秋之月天子田獵以習五戎鄭玄曰五戎
卽五兵弓矢及矛戈戟也棠攷天文獨有弧矢之象而
戈戟及矛無其星則知人之生也必懸弧矢是知矢之
爲用大矣車戰五兵不言弓矢而弓矢未嘗不備步卒

五兵則言弓矢而去夷矛而五兵之外有劒有刀有盾
有弩戈戟主于刺而爰用以擊矛用以句或云小戎公
矛其形三隅如今之虎叉然則能句又能刺也敵遠用
弓矢稍近則以矛句之句之至則或擊或刺短兵相接
始用刀劒此三代以前之兵用也後世無車戰惟用騎
用步卒有鎗有刀有弓矢有盾而無古之矛戟及弩搖
苗或用弩或用句刀此亦古人之遺製也

鎧

鎧

開上聲

鐵甲也兜鍪鞬鍪皆首鎧也少康子杼始作甲

費誓曰善戟乃甲謂穿徹之甲有斷絕當使殺理穿之

言細縫如穀之相連也考工記函人爲甲以革爲之經
典皆言甲冑秦漢以來始有鎧有兜鍪用鐵爲之王莽
傳禁民不得挾弩鎧

甲

考工記曰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

函包

合也謂上旅下旅之中皆有札續一葉爲一札以犀兕
之革爲甲堅者其札長故其屬少革之短者其屬多故
有七六五之分合者以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

革裏肉取其裘合之甲壽三百年凡爲甲必先爲容

服者之形容

然後制革權其

上旅

札葉也

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爲之圍凡甲鍛

不挈則不堅

鍛鍛治也
挈熟也

已敝則撓

敝者過于熟也撓曲也

凡察革

之道眠其鑽空欲其窓也

眠視也窓小孔也

眠其裏欲其易也

易和易孔小則縫小而不寬散

眠其朕欲其直也

欲其條直而不撓曲也

秦之欲

其約也

秦者夜藏甲于內使有約束也

舉而眠之欲其豐也

衣成復舉視欲其豐

滿衣之欲其無齡也

齡齒不齊之貌

眠其鑽空而窓則革堅眠

其裏而易財更也

財材也更能歷也

眠其朕而直則置善也秦

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

光明也

也衣之無齡則變

隨人身變動

也棠攷古之甲其壽能至三百年後世用銅用

鐵用革者少矣銅鐵質重又易澀鏽又與衣性不相合

且易裂綻不耐久不審後人何以不遵考工也

弩

黃帝始作弩周禮夏官有四弩李陵傳發連弩諸葛損益連弩一弩能發十矢六韜曰陷堅陣敗強敵以大黃參連弩飛鳧電景矢自固註云飛鳧以鐵爲首電景以銅爲首周禮六射之目其二曰參連謂前一矢後放三矢連續而去也吳越春秋云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後漢書云弩射以參連爲奇棠謂古人入學射而教以參連故文武皆能射今世古法盡廢文人射且不
知況參連乎漢志有望連弩射法十五篇鼂錯言于文帝曰勅弩長戟射疏及遠匈奴之弓弗能格也故漢兵器以弩爲上是以軍有彊弩將軍積弩將軍之號武帝

元狩二年李廣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矢如雨漢矢且盡廣令持滿毋發而廣以大黄射其裨將數人大黃者當卽六韜所謂大黄參連是也服虔曰黃肩弩也晉灼曰黃肩卽黃間也大黃其大者也說者謂古時西蜀弩矢雖多大者不過連弩十矢謂之羣鴉一矢謂之飛鎗通呼爲摧山弩當是諸葛遺製又唐有伏遠宋有神臂今其製皆不可攷惟恃弓矢而弩置不復言有心者能攷其名而思其意亦攷守之一助也

馬先生

三國時馬鈞巧思絕世傳玄序之曰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見諸葛亮連弩曰未盡善也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于樓邀縣溼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爲常則以斷絲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縣瓠數十飛之數百步矣王棠曰此用火砲之漸也古以石後以火古以弩後以輪武侯用連弩馬先生用機輪愈變而愈精其後不至于用砲不止也嗚呼其亦不仁之甚哉

砲

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法行三百步發礮蓋起此見綱目卷四

砲本作礮俗作砲古人火攻因風縱火無所謂火藥卽

礮亦古人用機運石飛之致遠亦無所謂火藥也後世以火藥實銅鐵器亦謂之礮小者謂之銃銃字韻書所無蓋俗字也砲大者謂之將軍其類亦不一宋魏了翁讀書雜鈔曰左旂動而鼓杜注曰旂也通帛爲之蓋今大將之麾執以爲號令陸釋曰旂古外反又古活反又作檜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砲敵若按陸氏說如今砲架之類徐鍇謂諸書爲旌旗惟許叔重潘安仁賦謂之駁砲字有作駁者亦有從石者了翁之言如此是春秋時旂卽砲架也棠按唐肅宗時王去榮以私怨殺縣令當死肅宗以去榮善用砲免死又考李光弼曾作砲

飛巨石一發能擊二十人是唐時用砲非謂火樂也按
宋太祖開寶二年馮義昇岳義方上火箭方真宗咸平
元年馬軍都頭石歸宋進木羽弩箭入鎧甲則簪去而
箭留牢不可拔五年石普言能發火毬火箭又宋曾公
亮編武經有虎蹲旋風之砲蒺藜霹靂之毬是火毬火
箭火砲宋時已有後魏勝創如意戰車又有弩車砲車
砲車在陣中施火石可二百步其火藥用硝石硫黃柳
炭爲之硝之名本草已有張仲景方用爲劑是硝漢時
已有然何以宋已前不見用于兵營也又有神機火鎗
永樂中平南交交人所製益精合其法監造太

將軍總神機營按砲宋已有不甚利害元用西域人亦思馬所造世祖攻襄陽未下亦思馬置砲于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呂文煥以城降後元每戰用砲皆有功是宋時所製不及元人也夫百五十斤之砲元時始見于史其製出自西域元時始入中國蓋西域人本石砲之意實以火藥而更巧爲之也故砲字從石不從火夫天下最不仁之器莫過于砲而摧軍陷陣亦莫過于砲爲將者非不得已萬不可輕易用之也

鄭億翁心史云元人砲本得之于回回國甚猛于常砲

至大之木就地立竈砲石大數尺墜地陷入三四尺欲擊遠則退後增重發之欲近反近前棠按今世之所謂大將軍者卽此砲也

兵字

日知錄曰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世本崑尤以金作兵一弓二矢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註引司馬法曰弓矢圍矢矛守戈戟助是也詰爾戎兵詰此兵也踊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左氏傳公十八年傳鑄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

槍楮

槍剡木爲刃也。倍步項切。邦去聲。升菴絳韻。收楮云。卽棒也。說文云。楮。阮也。卽今木杖。又星名。史天官書。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五星曰天樞。石氏星贊曰。槍楮八星。備非常之變也。棠按。今之所謂槍楮。卽星所謂槍楮也。皆備非常之變也。

諸葛銅鼓

蜀雅云。此鼓蠻人最貴之上鼓。易牛千頭次者七八百頭。以鼓響爲上下藏鼓。二三面者。卽雄視一方。每擊鼓高山諸蠻雲集。則出掠掠多益。以鼓爲靈所鑄。皆奇文。

異狀相錯蟠僅可辨者雕螭刻鷺間綴蝦蟇其數皆四
桂海志云云銅鼓製自馬伏波棠按此鼓近世多有價亦
不昂鼓之氣運亦終矣予曾見數面僅與廢銅同價可
悲也

燔翳捐褶

崔琰字季珪曹公征并州留琰傳文帝于鄴世子仍出
田獵琰書諫曰袁族富強公子盤游滋侈義聲不聞哲
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所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無所
容足也今世子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驚而陵險斯誠
有識所以側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衆望世子報

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數欲使燔翳捐褶翳以壞矣褶亦去焉云云按褶音集袴褶騎服也字書又云衣之在上者則如今短馬夾是也翳以隱射也潘岳射雉賦序以講肄之餘暇習媒翳之事是也翳褶二字人不常用

夜士

夜士卽今之巡夜者周禮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鄭玄曰夜士主行夜徼候者

櫜

周禮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櫜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

胥而賞罰之註宿宿衛也互行馬以斷夜行者櫟執柝以守門閭而傳更者粥謂羨卒也今世所執梆以巡夜卽古人執櫟之遺意或謂互以斷竹則今鹿角之類

鑿鑿鼓

後魏李崇爲兗州刺史村置一樓懸一鼓盜發則擊鼓諸村聞之皆擊鼓以守要路俄頃之間聲聞百里有盜竊卽便擒治唐舊制京城內金吾昏曉傳呼以戒行者馬周建議請六街鼓號之曰鑿鑿鼓惟兩京有之

街子

芝田錄牛僧孺帥維揚杜牧在幕中每夜遊公以街子

數輩潛隨以防不虞後牧以拾遺召公戒之牧始隱諱
公取一篋皆街子草報云杜書記平安街子非在官之
人當是街道中之巡夜者街子二字亦新

五刑

五刑之名始見虞書而五刑之目則見于周禮呂刑曰
蚩尤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惟作五虐之刑則五

刑又不始于虞也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墨

刻額而罪

五百劓

制其鼻

罪五百宮

丈夫割勢女子幽閉

罪五百剕

截其足

罪五

百殺罪五百呂刑曰

墨罰之屬千剕也

罰之屬五百

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

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呂祖謙曰比周禮所增皆輕刑宮所損二百大辟所損三百輕罪多于前重罪損于舊觀其目則哀矜之意固可見觀其凡則文勝俗弊亦可推矣漢書志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獻帝時議者欲復肉刑孔融議曰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可知刀鋸鑽鑿皆肉刑所用之物文帝十三年下令曰蓋聞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何治

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

謂黥劓斬趾

而奸不止其咎安在乃

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其道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爲民父母之意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其今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令棠按五刑皆肉刑孝文詔謂有肉刑三而注家謂黥劓斬趾三事但詔中斷支體是指斬趾割鼻刻肌膚是指黥終身不息是指宮刑只不言大辟當是肉刑四何以言肉刑三也且景帝元年詔

云孝文皇帝除宮刑重絕人之世則知文帝已除宮刑
正與詔相應不識何以言三也景帝時赦徒作陽陵者
死罪欲腐者許之武帝時李延年司馬遷張安世兄賀
皆坐腐刑當是死罪之情輕者亦用之也不然何以復
用宮刑也至于除黥而易以髡鉗除劓而易以笞三百
除斬趾而易以笞五百除宮刑而獨無以易則知宮刑
雖除而仍用以代大辟之輕者不然相傳五刑至漢文
只有四刑矣按笞之爲五刑始于此墨劓剕宮大辟古
之肉刑一旦而除其四無斷支體刻肌膚又使生息不
絕其祀文帝此舉可稱至德也景帝時因笞者有至死

而笞未畢因減笞數三百笞二百二百笞一

張湯趙禹之徒條定律令作見知故縱之法

即後世之連坐也

禁罔寢密律令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零九條一千

八百八十二事決事比

比以例相比況也

一萬三千四百七十

二事丘濬曰漢祖入關約法三章蕭何于李愷所造篇

益爲九篇叔孫通增至十八篇至武帝時用酷吏增三

百五十九章觀呂步舒治淮南獄死者數萬人民不聊

生甚矣國之不亡亦幸爾成帝詔曰呂刑云五刑之屬

三千大辟之罰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

百萬餘言奇請他比日以益滋其議減死刑及可蠲除

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注云奇請謂常文之外別有所謂以定罪也它比引他類以比附之不主正律也和帝時廷尉陳寵之子忠奏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又上除蠶室刑解賊吏三世禁錮等事皆得施行棠按蠶室一刑至此方除可知文景雖除而當世仍用也此棠前所謂以宮刑而處死罪之輕者是也此後除蠶室一刑不用矣隋之前死刑有五曰磔絞斬梟裂流徒鞭笞兼用至隋始定爲笞杖徒流死唐初有罪者斷右趾太宗以肉刑久除不忍復房玄齡謂笞杖徒流死爲五刑今刑足是六刑于是復除笞刑五十一至五十杖刑五六

十至一百徒刑五一年至三年流刑三千里至三千里
死刑二絞斬所謂梟首轆裂鞭等皆不用後世相沿至
于今不易至于刑具六經言之者少獨易之蒙卦言桎
梏桎足械梏手械也坎上六繫用徽纏寘于叢棘索三
股曰徽索二股曰纏言繫縛有罪之人囚于叢棘之中
叢棘如今之棘寺也舜典曰鞭作官刑朴作教刑孔穎
達曰重則鞭之輕者朴之益稷曰撻以記之卽朴作教
刑也後世笞刑始于此周禮大司寇以圜土聚罷民凡害
人置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
中國鄭玄曰圜土卽獄城也棠謂此獄城在中國之外

非上叢棘比周禮掌囚凡囚者上罪梏音拳而桎中罪

拱

桎下罪梏鄭玄曰拳者兩手共一木也桎在手兩手

各一木梏在足兩足各一木賈公彥曰五刑之人三木

之囚重者三木次者二木下者一木漢景帝六年定箠

令

箠今世謂之板子

箠長五尺其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

其節當筰者筰臀毋得更人

後世五板一換人

畢一罪乃更筰

者得全如淳曰當筰者筰臀然則先時筰背也棠按用竹始于此唐制凡杖長三尺五寸削去節目訊杖大頭徑三分二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筰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有半死罪絞而加紐官品勳階

稍次者鎖禁之輕罪十歲以下八十以上廢疾侏儒皆
頌音繫繫以待斷宋太祖定折杖之制凡流刑四加役流
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
脊杖十八二千五百里脊杖十七並配役一年凡徒刑五徒
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徒一年半脊杖十
五徒一年脊杖十三凡杖刑五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
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
笞刑五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臀杖
七下常行官杖三尺五寸大頭闊不過二寸厚及小頭
徑不得過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攷宋因唐制每流

加杖又配役是五刑之中用徒流杖三刑矣按自景帝定箠令之後晉魏南北用刑各有不同至隋文帝定爲笞杖徒流死之後凡前代考訊之具若大棒束杖車輶鞵底之類盡除不用刺面之法卽古人黥刑漢文革已久五代晉天福中又復行凡流罪必刺配宋太祖亦行之實爲仁政之累故前人謂制只五刑宋有六刑刺面是也元制五刑之目凡七下至五十七謂之笞刑凡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年數杖數相附麗而爲加減流則南人遷遼陽迤北之地北人遷南方湖廣之鄉死刑有斬無絞極惡有凌遲處死之法凌遲處死前代或

有然不著于刑著于律自元始其笞與杖數必七以元
世祖有天饒一地饒一我饒一之語其初欲輕刑後人
承誤如杖一百宜只九十七反加至一百零七耳明制
笞大頭徑二分七釐小頭徑一分七釐訊杖大頭徑四
分五釐小頭徑三分五釐以上以刑爲之長俱三尺五
寸枷以乾木爲之長五尺五寸頭闊一尺五寸死罪重
二十五斤徒流杖有差杻長一尺六寸厚一寸索長一
丈鐐重二斤笞杖皆削去節目如式然後用之不許用
筋膠諸物裝釘比宋爲輕後酷虐之吏刑具有夾棍腦
枷銘鐵之類實傷天地之和其事起于宋但不知何人

作俑耳

典獄配天

呂刑王曰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又曰嗚呼敬之哉官

典獄伯侯諸族同姓異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

天相民作配在下棠攷前言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茲言今天相民作配在下則典獄之官乃配天者也人君知獄官可以配天則于命是官也必不敢輕人臣知獄官可以配天則于居是官也必當守敬曰敬之哉者卽舜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意穆王雖好遊然帝王心法之

傳仍可想見此夫子所以有取于呂刑也

噬嗑三三

震下離上

易噬嗑亨利用獄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

明也繫辭下傳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
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屢校
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
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
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
滅耳凶程子曰口中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嗑噬而齧
之則得嗑聖人以卦之象推之天下之事有彊梗或讒
邪間隔于其間則天下之事不得合當用刑法小則懲
誠大則誅戮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又曰不云利用刑
而云利用獄卦有明照之象利于察獄也朱子曰卦以

陰居陽位雖不當位而用獄蓋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爲貴又曰初九上九無位爲受刑之象中四爻爲用刑之象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爲屢校滅趾之象止惡于初故得无咎程子曰剛爻與柔爻相隔剛柔分而不離爲明辨之象明辨察獄之本也動而明下震上離也雷電合而章雷震而電耀相須竝見合而章也能照則無隱情有威則莫敢不畏六五以柔居五爲不當用獄者全剛則傷于嚴暴過柔則失于寬縱五六爲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道也王棠曰易經字字皆不苟下用獄之道而曰利刑罰何

利之有哉然懲于此而戒于彼民心帖然不亂爲利莫大焉然必六五爲治獄之主位剛而體柔于治獄方爲得中不然則徒好殺一以剛爲主則亦不仁之甚矣何得爲得中哉雷動也電明也有威而又能明此雷電合而章之意用獄而又明察此方爲明罰勅法也苟不章則不明不明則不中不中則大不利矣故必明其罰所以整飭其法也今之用獄者不知用獄而曰用刑不知柔居剛位而曰剛居剛位不知有電只知有雷不知有明只知有動夫安得章安得中安得利安得如先王之明罰勅法乎至于一卦之六爻皆當言刑獄而聖人于

大傳只言初九上九二爻以初九與上九無位爲受刑之人中四爻則爲用刑之人而于初九則斷曰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此福字說得妙屢校滅趾在小人何福之有較之荷校滅耳有滅身之凶則爲福也多矣故曰无咎夫聖人爲民造福旣敘彝倫錫君子此終身之福茲明刑罰又養小人以全身命之福也中四爻以噬嗑之難易爲斷獄之吉凶皆是奇文字字字從噬嗑上取象皆要貼用刑者會意六二中正用刑之人乘初爻之剛而無柔便不能卽得小人之情如噬膚鼻未有不爲之掩者然在用刑者无咎也六三處不當位小人不

卽輸情聽政者如噬腊肉連舐帶骨不能適口如遇毒然此雖小吝亦无咎也九四以剛居柔治難治之獄如噬乾肺肺乃舐骨之至堅者乃又是乾的豈易噬哉然不慮其食之艱而又能貞固而守之必至下咽而後已則其樂如得金矢故曰吉也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九四用刑之象故有此象金取其堅矢取其直訟者辭理不直執義不堅不聽也言治獄者艱難久之而略得其情也然仍曰未光者情雖得而其事仍未章明必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方謂之光如六五得光矣以柔居剛雖不當位然在用刑之人剛柔得中如噬乾肉

不似噬膚之滅鼻不似腊肉之遇毒不似乾姊之艱難
噬而能嗑如得黃金小人之情無不盡露不僅金矢之
得已也故曰得當也按初九屢校滅趾象曰不行也上
九苟校滅耳象曰聰不明也或謂不行禁止其行不明
爲其無所聞知棠謂初九與上九正是先王明罰勅法
處凡人犯法皆所行不正屢校滅趾使之不妄行也耳
無聞知以致滅身故何校滅耳警其聰不明也易言何
校滅耳而大傳釋之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此則推其
極而言之也又按校連木爲桎桔謂之校滅趾之意當
是受刑者拘足之木如桎是也何校滅耳當是今之木

柳看荷字當在頸上起義又按賁之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朱子曰庶政事之小者折獄事之大者旅之象曰山下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程子曰明不可恃故戒於慎豐之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程子曰離明也昭察之象震動也威斷之象雷電交至明震竝行二體相合故曰皆至洪邁曰易六十四卦而以刑罰之事著于大象者凡四焉噬嗑旅上卦爲離豐賁下卦爲離離明也聖人知刑獄爲人司命故設卦觀象必以文明爲主後世付之文法吏何邪中孚之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

死朱子曰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棠按卦象言獄者五卦噬嗑豐賁旅中孚也噬嗑賁豐旅皆有離象而噬嗑豐則兼取震賁旅則兼取艮蓋獄貴明非震則無威非艮而輕于用刑中孚則取巽兌先儒謂中孚全似離兌以議之巽以緩之本乎至誠之心存乎至仁之意則在人無遺恨矣聖人于刑獄之事言之不足又重言之其慎刑之意可謂深且遠矣呂刑王曰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夫獄之道非屈于權勢之威則屈于賄賂之富不爲威屈不爲利誘敬忌之至無

擇言在身純于天理則元命在我而克配享矣治獄之道說到配享儼然與天爲一此治獄之極功也爲人臣者體乎君爲人君者體乎天總之一公而已

比律

律書中比律奸吏恃此能害陷人漢光武時桓譚上疏曰今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奸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義所欲陷則予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查比律古人有之呂刑曰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武帝時其決事比一萬三千四百七

十二事成帝詔又有奇請他比之語奇請謂常文之外別有所謂定罪也它比引他類以比附之不主正律也和帝時陳忠奏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以省請讞之弊但此弊古今爲害若不用比法律文又不能皆載是在執法者之平允也

肉刑是中刑

仲長統曰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于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于死哉夫雞犬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于罪者也殺之則

甚重兇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生殺安得不過謬乎棠謂肉刑之制原以懲罪不至死者且使人見立法者之如是因而畏法相戒俾不卽于罪戾其爲功甚鉅今無中刑俾攘竊者浸假而至爲大盜淫奢者漸積而至于滅倫賄賂得以公行誤傷可以漏網人人敢于爲惡其勢不抵于殺身不已長統思復中刑亦是探源之論

五刑只一死刑除肉刑有二死刑

五刑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是也文帝除肉刑只除劓斬趾斷舌三項而宮刑不與焉斬趾有左右之分文帝時

當斬左趾者易之以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當剕者笞三百漢仲長統政論曰當時笞撻者往往致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民皆思復肉刑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罰無異幸而不死不可以爲民乃定律減笞輕撻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以致平也棠謂五刑唯梟首一刑爲死罪文帝時笞撻致死不論卽斬右趾者棄市言之是五刑之內只一死刑而除肉刑反有二死刑也

桡陰

桡陰官刑也桡擊也尙書呂刑蚩尤始淫爲劓眚桡

敕律

律條歷代相承損益無幾觀唐宋刑統可知敕令則世
自爲格宋人敕重于律斷獄用敕敕中所無方用律朱
子嘗病之元笞杖十減其三笞當止四十七杖當止九
十七及後斷獄七下至五十七用笞六十七至一百七
用杖則是反加十也明初刑亦重洪武末年始定新例
刑官有所據依輕重歸一後又申明大誥罪死外笞杖
徒流俱從減一等論然法外遺奸則不免有條例之議
條例者輔律之不逮也律中所無方用例

元代笞杖刑

元人笞刑七下至五十七杖刑自六十七至一百零七
何以止于七也葉靜齋草木子曰元世祖定天下之笞
刑杖刑原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
後每笞杖刑減三下

錦衣衛

明時錦衣衛一官極不宜設既有三法司又增錦衣衛
使大臣受辱刑罰失中國運不振未必不由于此旨哉
霍文敏之疏也其言曰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錦衣
衛復兼刑獄越介冑之職侵刀筆之權不亦甚乎光武
尙高節名節之士滿東都以扶漢鼎宋祖敦廉恥刑罰

不加衣冠忠義之士爭死沒世今喪廉恥賤節義者衆也顧不在所養乎士夫有罪下之刑曹辱矣顧使官校常衆執之脫冠裳以就鎖桎屈禮貌以聽武夫剛氣由此折盡矣使有重罪或廢或誅可也乃暮脫汚獄朝立清班解下拘攣便披冠帶武夫悍卒指之曰某也吾辱之矣小人遂無忌憚君子遂昧良心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少節槩之士也伏願自今錦衣衛勿治刑獄士夫有罪宜謫宜廢宜誅宜贖勿加笞箠弗加鎖梏以培養廉恥以激勵節義此于世道甚非小補姜編修西溪薦舉入史館分撰刑法志極言明三百年詔獄

廷杖立枷東西廐衛緹綺之害其文亦痛切淋漓

三木

三木桎梏也重刑兼用其三輕者一而已矣桎兩手共一木也今世謂之手肘桎一手一木兩手兩木梏足械一足一木兩足兩木易荷校滅耳校亦桎梏之類但在頸上故曰荷校此不在三木之內今世謂之枷而范滂傳註謂頭手足被枷桎曰三木大約荷校使其無所聽聞桎與桎使其不能執物梏使其足不能行也

祥刑 佳兵

書經曰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蔡沈曰刑凶器

而謂之祥刑刑期無刑其祥莫大焉吳徵曰刑而曰祥蓋慈良惻怛詳審謹重主之以不忍行之以不得已所以謂之祥也夏侯曰民本質未嘗不善其陷于罪惡非本然也故民曰嘉師刑雖主于刑人然刑奸宄所以扶善良雖曰不祥乃所以謂之祥也故曰祥刑民之犯刑無非惡也而謂之嘉師刑本不祥之器而謂之祥刑能以惡爲嘉以不祥爲祥而後知用刑之道矣棠謂此與佳兵同意

夾棍

夾棍之說唐世未聞其制起于宋理宗之世當時天下

之獄不勝其酷以木索竝施夾兩股名曰夾幫又豎堅木交辯兩股令獄卒跳躍于上謂之超棍合二者思之當卽今之夾棍也幫音邦

板子

板子古謂之箠舜典曰鞭作官刑朴作教刑後笞刑始于此按朴用木爲之若今之木棍笞死者甚衆漢景帝定箠令以竹爲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太一寸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毋得易人畢一罪乃易人笞者獲全棠按古之一寸合今之六分六末薄半寸合今之三分餘毋得易人則無後世五板易人之例今世箠

法未有明文若依此行亦仁政之一也如淳曰當笞者笞臀然則先時笞背也

桡

正字通云舊註音縑竿也今指刑讀若笞桡卽撈之譌又撈字贊入聲相排迫也莊子罪人交臂歷指註卽今背剪撈指也俗讀作斬韓昌黎雪詩崩騰相排撈龍鳳交橫飛

酷刑名目

武后時用胡人索元禮治獄而俊臣之徒效之有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甕爲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脈

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實及鳳凰曬翅驢駒拔橛
仙人獻果等名或倒懸石繩其首或以醋灌鼻胡寅曰
武后時酷刑出于佛氏所說地獄之事佛之意本以怖
愚人使之信也自南北朝至唐末有用以治獄者且佛
之言在冊知之者少至閻立本圖地獄變相于繪畫而
慘酷之吏知巧由是滋矣吁亦不仁之甚矣武后時御
史周矩上疏曰推刻吏鑿空爭能相矜以虐泥耳籠頭
摺脅籤爪懸髮垂耳刻害支體縻欄獄中號曰獄持或
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
等不勝楚毒自誣耳願陛下察之天寶時李林甫爲相

用吉溫羅中爽爲御史煅鍊成獄無能自脫時人謂之羅鉗吉網理宗時天下之獄不勝其酷或斷薪爲杖梃擊手足名曰掉柴或木索并施夾兩股名曰夾幫或纏繩于首加以木楔名曰腦箍或反縛跪地短豎堅木交辦兩股令獄卒跳躍于上謂之超棍痛深骨髓死者無數至度宗時雖累詔切責不能禁止而國亡矣棠按此等刑罰皆出于五刑之外有心國是者禁止考訊之吏不用淫刑則順天心而延國脈不爲無補也查定百脈突地吼死猪愁鳳凰曬翅驢駒拔橛仙人獻果懸髮之類今之步快獲大盜未經官斷先用私刑詐其財物往

往用之至于夾幫超棍腦箍之類酷吏亦用之律文只言訊杖而近世不拘細事皆用夾棍此亦今刑之大病也

打十三

元人笞刑自七下至五十七杖刑自六十七至一百零七從無所謂打十三者而元曲有打十三之說必有所自查宋制徒刑有五徒一年者脊杖十三杖刑有五杖六十者折臀杖十三是打十三者乃徒刑與杖刑之極輕者也元人曲皆述前代事故所引乃宋時制度耳

治獄營私

訟必有辭先訴者一人之單辭兩造具備則獄有兩辭
矣惟清明中正則斷獄方無偏徇之弊呂刑曰明清于
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
辭呂祖謙曰家云者出沒變化于兩獄之中以爲囊橐
窟穴者也棠謂今世之吏莫不私家于獄之兩辭然呂
刑呂註之所謂家者皆指貪污之吏徇徇一家之辭以
爲營私之地也乃近世貪污者苟兩辭皆富兩造皆得
遂其欲焉是又營私之極橫者也

庾死

漢律飢寒死獄中爲庾死說文束縛捽摺爲災災與庾

通

皮場廟

龍飛紀略謂明高祖嚴于吏治有貪酷令許里老解赴京師剝皮問罪于府州縣衛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爲剝皮之場名皮場廟又于公座旁各置一貫草剝皮之袋欲使其常接于目而警于心也

十惡

隋定律令置十惡之條多采齊之制而損益焉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十惡及

故殺人獄成者雖赦猶除名棠按十惡之名起于齊而著于隋前此無有也而殺人不在十惡之內謀反大逆及叛大不敬此四者犯于朝廷惡逆不孝不睦內亂此四者犯于家庭不道不義此二者犯于人倫夫不睦不義之事世固多有抑知已犯于十惡之條乎故舉而出之使讀者增媿焉

罪人不及家屬

自秦始有夷族之刑一人犯罪延及一家而且及母族妻族此最不仁之甚也魏孝文帝制一人逋亡閭門充役崔挺諫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閭

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不亦哀哉孝文善之遂除其制案按崔挺之言造福不小博陵之崔後世浸盛蓋有天平云

父子相夷兄弟相賊

康誥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蔡沈曰大憝卽上文之罔弗憝言寇攘奸宄固爲大惡而大可惡矣況不孝

不友之人而尤爲可惡者當商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子不敬事其父大傷父心父不能愛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于如此苟不于我爲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速由文王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夏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寘之法矣蘇軾曰商人父子兄弟以相殘虐爲俗周公之意蓋曰孝友民之天性也不孝不友必

有以使之子弟固有罪矣而父兄獨無過乎故曰凡民
有自棄于奸宄者此固爲元惡大愆刑政之所治也至
於父子兄弟相與爲逆亂則治之當有道不可與寇攘
同法我將誨其子曰汝不服父事豈不大傷父心又誨
其父曰此非汝子乎何疾之深也又誨其弟曰長幼天
命也其可不順又誨其兄曰此汝弟也獨不念父母鞠
養劬勞之哀乎人非木石禽犢稍假以日月須臾害心
油然而生未有不爲君子也我獨弔閔此人不幸而得
罪于三監之世不得罪我政人之手天與我民五常之
性而吏不知訓以大泯亂乃迫而蹙之曰乃其速由文

王作罰刑茲無赦則民將避罪不暇而父子兄弟益相
忿疾至于刑殺而後已雖大夏擊痛傷之民不率也棠
按蔡氏之論過于嚴蘇氏之論過于寬昔魯有父子相
訟孔子寘之狴犴三月俟其悔而出之其意亦與蘇氏
同蓋父子兄弟之訟不與凡訟同務須教化申令曉諭
再四再三若仍恬然不悟然後寘之法能通蔡蘇一家
之意而行之民德未有不歸厚者

地訟

周小司徒凡地訟以圖正之蓋當時先王量地制邑卽
有地圖在于官府民有訟卽于圖正之今各縣黃冊專

管一縣之稅民間賣地買地必先于黃冊掛號一年一
造藏于庫亦卽古人之意也特職其事者往往上下其
乎以致爭訟不息而地訟之爲累在新安爲尤多